

锐观察

韩国老年女性贫困问题的现状、原因与未来展望

■ 王晓玲

在韩国,饭店的厨房里、写字楼的扶梯上、医院的病床前、走街串巷的送奶工中……老年女性的身影越来越多。她们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婴儿潮”中。她们见证了韩国从战后的废墟走向汉江奇迹、加入全球化浪潮、跻身发达国家。她们勤劳坚韧、无私奉献的品质是推动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她们是韩国最勤劳的人,但在今天,也成为最弱勢的贫困群体。

70岁以上女性户主家庭贫困率高达74.9%

韩国目前是世界上最“老”的国家。2021年65岁以上人口数量约828万,占总人口的16%。韩国男性的预计寿命是85.3岁,女性的预计寿命是88.3岁。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人口占了56%。韩国老人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勤劳的老人。2020年的统计结果显示,65至79岁老人中仍在工作的占40.4%,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的实际平均退休年龄都超过73岁,女性比男性约晚半年。

然而,勤劳的老年女性却是韩国最贫困的人群。韩国的相对贫困率为15.9%,老人的相对贫困率为46.5%,已经大大高于经合组织国家12.5%的平均水平。而其中70岁以上女性户主家庭的贫困率竟高达74.9%。也就是说,丧偶或者离婚的韩国女性在人生最后的18年中都在贫困中度过。

老年女性面临多重困扰

韩国老年女性所面临的贫困问题不仅仅是收入低,她们中很多人还饱受求职困难、病痛、居无定所、信息闭塞以及自我价值感缺失的困扰。

韩国学者从收入、雇佣、健康、住宅四个层面对老年女性的贫困状态展开调查,发现同时面临其中3种困境的老年女性占50%以上。无论在物理空间、消费市场、劳动力市场还是文化身份认知层面,老年女性都处于社会边缘。

首先,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排斥一直延续至老年人。2020年的统计显示,在55~79岁的被雇用人口中,男性占66.1%,女性占45.4%。而在这一年龄层中,男性领取的养老金平均数额约为女性的2倍,希望就业的女性与男性的数量比为6:4。有访谈研究发现,成功就业的老年女性大多从事卫生清洁、老人看护、病人看护等服务行业。她们为能够就业经常低报年龄,但依然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常常隐瞒病痛不及时就医,甚至经常遭受性骚扰。

一些老人因为拥有住宅而难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但由于信息闭塞或者出于情感慰藉的需求又难以出售住宅。不仅如此,近年来老人“孤独死”现象激增,也使得老人房产在住房租赁市场上被排斥。

导致老年女性贫困的因素是长期性和结构性的

首先,目前的老年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职场经验少、从年轻时就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

韩国的“婴儿潮”一代幼年时大多是多子女家庭。受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影响,女孩往往过早辍学。20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轻工业飞速发展,年轻女性甚至女童涌入纺织工厂,帮助家庭供养兄弟读书,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韩国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中产阶级规模迅速扩大,这些女性的兄弟,很多人通过读书实现了阶层跃升,而她们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却被边缘化。

韩国学者在2019年针对1000多名60岁以上仍在工作的老年女性进行的调查显示,她们之中文盲占36%,拥有小学学历的占44.5%,拥有初中学历的占12%,拥有高中学历的占5.8%,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1.7%。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企业雇佣稳定、收入增长较快,很多女性成为家庭妇女,全身心投入子女的养育和教育中。目睹了通过学历实现阶层跃升的现象后,“婴儿潮”一代在子女教育上投入了大量金钱和精力。但是当1997年金融危机席卷韩国,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戛然而止,一方面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丈夫退休年龄提前,另一方面学历快速贬值,年轻人跌入“就业冰河”。教育投资没有换来安逸的老年生活,反而导致养老储备的枯竭。

其次,即便接受了较高等度的教育,韩国女性在职场竞争中仍然处于不利位置。2021年的一项统计结果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老年女性的贫困率是同等条件男性的4倍。受“男主外,女主内”思想的影响,男性在职场上更容易得到升迁,而女性却在职场工作的同时还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庭劳动以及子女教育工作。生育以及家庭劳动由于难以被货币量化而被忽视,同时也把女性拉出了高质量就业的队伍,成为雇佣不稳定、同工却少薪的临时工。经济危机来临时,女性更容易被解雇,而经济恢复时首先得到就业岗位的是男性。因此,随着一次次经济危机的冲击,男女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韩国的贫困率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陡然上升,后来回落至此前水平。研究同时发现,经济状况缓和的家庭大多是男性家长家庭,女性家长家庭的贫困率是男性家长家庭的3倍。

再次,社会福利政策的设计忽略女性,女性个人的社会联结网过于狭窄,这使得女性难以得到帮助。养老保险等福利制度的设计都以在职场中工作的男性为中心,女性因为处于劳动力市场的边缘,也就处于社会保障网的边缘。而再就业帮扶项目的设计更适合男性。因为经济活动经验较少,女性在失业后能够成功获得救济金、债务减免等政府帮扶的比例明显低于男性。由于私人社会联结网狭窄单一,女性也难以从熟人中获得有效的信息和就业支持。女性由于缴纳养老保险数额低、时间长,老年后难以领取或者只能领取少量养老金。2020年55至79岁男性老人平均每月领取养老金为82万韩元(约合人民币4800元),而老年女性平均每月只能领取42万韩元(约合2500元)。

最后,“婴儿潮”一代受男尊女卑的家长制文化影响更深,无论在家庭还是职场中,女性都受到这种文化的规训,因此处于一种自我贬低的心理贫困状态。她们习惯于为兄弟、为丈夫、为子女牺牲,对于自身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视而不见,这种心理贫困使女性更倾向于忍耐贫困、病痛和歧视。

老年女性受益于基础养老金制度

目前,韩国社会中的性别平等意识不断增强,社会福利制度不断完善。韩国政府声称到2030年要把老人贫困率降低至31%。要实现这一目标,降低老年女性贫困率是重中之重,针对老年女性贫困问题的研究日益增多。

韩国自2014年开始实施基础养老金制度。基础养老金与工作期间缴纳的养老保险无关,按照年龄和收入水平进行发放,来源是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税收。目前基础养老金面向65岁以上、收入水平处于下游水平的韩国人发放,月发放额上限为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800元)。老年女性是基础养老金制度最重要的受益群体。但是,解决老年女性贫困不仅仅要改善收入,还有住宅、健康、社会歧视、自我歧视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要解决这些问题,韩国社会还需要付出长久不懈的努力。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人物榜·科技女性篇

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教授阿纳玛丽亚·冯特：

让理论粒子物理学在拉美绽放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特约撰稿 庞若洋

阿纳玛丽亚·冯特是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在理论粒子物理学,尤其是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冯特的研究推进了弦理论在物质结构和量子引力中的应用,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年度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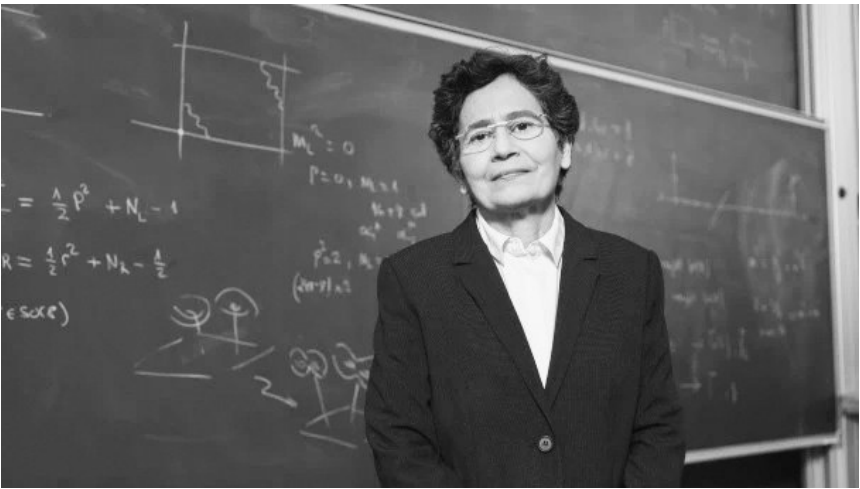
解构世界,自幼对物理化学展现浓厚兴趣

阿纳玛丽亚·冯特出生在委内瑞拉东北部的安索阿特吉州。孩提时期,冯特便热衷于解构周遭的一切事物,并将不同物体混合在一起观察反应。进入中学后,冯特开始对物理和化学展现出浓厚的兴趣,并醉心于用逻辑公式和普遍规律来解释自然界中的种种现象。在周围老师的鼓励下,她学习和探索的欲望日益增长,并在进入大学后选择物理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

读博士期间,冯特修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的课程并备受触动,这一经历对其之后的科研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87年,冯特获得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博士学位,一步步将兴趣变成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投身科研,为人类理论粒子物理学做出贡献

冯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理论粒子物理学,尤其是超弦理论。弦理论的根本假设在于粒子并非宇宙的基本单



图片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元,而是振动的弦产生的“音符”,不同粒子是弦不同振动模式的结果。超弦理论认为,弦作为物质的基石存在于十维时空中,但一般而言我们只能捕捉到其在时间、长度、宽度和高度四个维度中的传播。冯特在实验中构建出相关模型,将其他六个维度浓缩于极小的空间之中,推进了弦理论在物质结构和量子引力中的应用,使人们得以更为深入地理解该理论对物质结构和量子引力的影响。此外,冯特提出“强弱对偶”的关键概念,对于第二次超弦革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冯特曾在多家国际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文章引用量超过4000次,并受邀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马德里自治大学、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国际理论物理中心等多家科研机构进行合作。1991年,冯特

被授予委内瑞拉国内最为重要的科学奖项——洛伦佐·门多萨·弗莱里科学奖。2013年,冯特成为世界科学院成员。2023年,冯特被评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得主。

回归故土,为推动祖国物理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在美国完成博士学位后,冯特曾在法国阿讷西粒子物理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工作。在多年海外求学的经历后,冯特并没有选择留在工作条件和待遇都十分优渥的欧美国家,而是选择回归故土,成为委内瑞拉中央大学的教师,为推动祖国物理事业发展做出贡献。

冯特在委内瑞拉的科研生活并非

她关注

世界人口日,联合国有关方面呼吁共同应对人口问题挑战

促进人口发展 释放性别平等的力量

古特雷斯表示,促进性别平等、改善孕产妇健康并增强妇女在生育问题上做出自主选择权能,这些事项本身就非常重要,也是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因素。

古特雷斯说:“让我们与那些为自身权利而奋斗的妇女和女童团结一致。让我们加紧努力,为全体80亿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性别平等的关键

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娜塔莉亚·加奈姆说:“当我们释放妇女和女童的全部潜能,鼓励和培养她们对生活、家庭和事业的渴望,我们就能激发一半的领导力、想法、创新和创造力,从而改善社会。”

加奈姆表示,实现人人享有的性健康和生殖健康及权利是性别平等、尊严和机会的基础。然而,世界上仍有40%以上的妇女无法行使她们的权利,做出是否生育等基本决定。增强妇女和女童的权能,包括通过教育和获得现代避孕药具,有助于支持她们实现自己的愿望,规划自己的人生道路。

她指出,促进性别平等是解决许多人口问题的横向办法。在担心劳动生产率的老齡化社会,实现劳动力性别平等是提高产出和收入增长的最有效途径。同时,在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通过教育和计划生育赋予妇女权利,可以为人力资本和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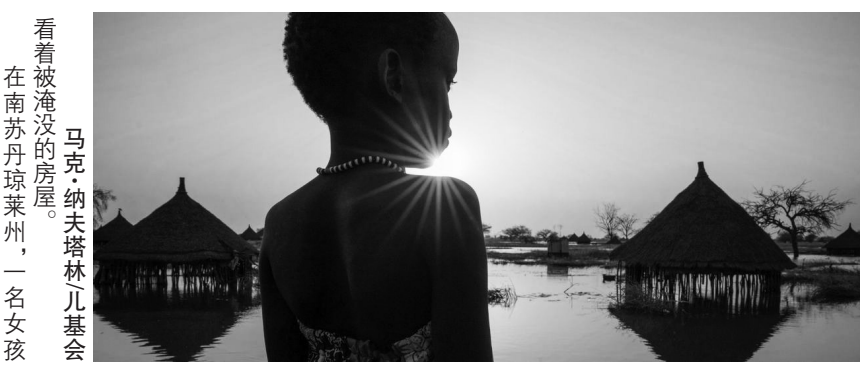
容性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利益。

加奈姆说:“人口基金与所有80亿人站在一起,让他们能够主张自己的权利,做出自己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未来才能为我们所有人带来平等和繁荣。”

世界人口趋势

人类经过数十万年,世界人口数量才达到10亿,之后仅用了约200年的时间就增长了七倍。全球人口在2011年达到70亿,并在2022年达到80亿。预计到203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约85亿,到2050年达到97亿,到2100年达到109亿。

全球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存活到生育年龄的人口数量不断增加。与此同时,生育率发生重大变化,城市化不断发展,移民不断加速。这些趋势将对子孙后代产生深远影响。



看着被淹没的房屋。在南苏丹琼莱州,一名女孩马克纳夫塔林基金会

空气污染每年致欧洲上千未成年人过早死亡

■ 卢央央/编译

据法新社近日报道,根据欧洲环境署最近公布的一份报告,空气污染仍导致欧洲每年至少有1200名儿童和青少年过早死亡,尽管这一趋势正在改善。据这项针对包括27个欧盟成员国在内的30多个欧洲国家的研究,和成年人一样,这一污染是未成年人健康的主要环境风险,并缩短了他们的预期寿命。

欧洲环境署在其报告中写道,“空气污染每年导致欧洲1200多名18岁以下的人过早死亡,并显著增加了青少年日后患病的风险”。

根据欧洲环境署去年11月发布的另一份报告,2020年,欧洲所有年龄段至少有23.8万人因该机构成员国(欧盟国家、土耳其、挪威、瑞士、冰岛和列支敦士登)的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

欧洲环境署建议重点关注学校和托儿所以及公共交通和体育设施周围的空气质量。空气污染的影响甚至在婴儿出生前就开始了,因为母亲暴露在空气中污染中“与出生体重低和早产有关”。

该机构还强调指出,在出生后,环境污染增加了许多健康问题的风险,包括哮喘(影响欧洲9%的儿童和青少年)或呼吸功能不全和感染。

由于儿童比成年人更好动,而且他们个头矮小,这使他们更接近污染,尤其是汽车尾气。

据世界卫生组织,空气污染每年导致全球700万人过早死亡,这一数字接近吸烟或不良饮食造成的死亡人数,其中有几十万人不满15岁。

最严重的空气污染首先来自可深入肺部的细微颗粒物,各卫生机构表示,接下来的是二氧化氮和臭氧。

(来源:参考消息网)

瑞士遭虐待儿童数量已连续五年上升

据瑞士资讯网近日报道,瑞士儿童医院的数据显示,该国遭受身体或心理虐待的儿童人数已连续五年上升。

报道称,参与年度调查的20家医院在2022年共报告虐待儿童案例1889起,比前一年增加14%。在各种形式的虐待中,女孩比男孩更容易成为受害者;约44.8%的案件涉及六岁以下儿童,18%的受害者未满一岁。

自2018年记录1502起虐待儿童案件以来,瑞士年度调查中的虐待儿童案件数量每年都在攀升。

苏黎世大学儿童医院的儿童保护部门负责人乔治·史陶比尔称,很难确定此类案件上升的原因,父母压力的增加可能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

(来源:中新网)

新看点